

## 甘肃镇原县农机局强维秀在兰州监狱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甘肃庆阳市法轮功学员强维秀女士，原为庆阳市镇原县农机局干部，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多年的迫害中，五次被绑架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判刑四年，狱中饱受残酷折磨。她还被非法开除工作，她丈夫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早在二零零零年十月就与她离婚。二零一八年，强维秀去镇原县有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邪党人员不但不给解决，反而将她绑架，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劫持到甘肃女子监狱。

在甘肃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一年多中，强维秀一直坚定自己的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受了毒打、不让上厕所等种种折磨。

下面是强维秀女士讲述她的经历：

我叫强维秀，一九六八年出生于甘肃省白银市。一九九二年，我从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到远离家乡的镇原县农机局工作。

### 修大法 脱胎换骨

我从小体弱多病，常年感冒、经常胃疼，吃不下饭，嘴唇青紫，手脚冰凉，整天困乏无力，干活稍微出点力就胸口痛，几天缓不过来。父亲带我四处寻医问药，讲迷信，用偏方，都不管用。初三假期我又得了严重的脑神经衰弱，上高中时，不敢多看书、不敢思考问题、不敢生气、不敢高兴，否则就失眠。吃药不管用、运动也无效，家人很着急。

参加工作后，我又得了贫血，因为身体不好，我经常心情压抑，干什么都不从心，整天昏昏沉沉，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一九九七年六月，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随着不断的学法炼功，不知不觉中，我身体所有的病症不

翼而飞，心情也好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发起对法轮功极其疯狂的打压迫害。仅仅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就被多次绑架，遭受两次非法劳教；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拘禁，非法开除公职；被冤判四年。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我被劫持到甘肃女子监狱。据说到目前为止关押法轮功学员有五百多人次。

### (一) 在入监队的非人遭遇

#### 1、犯人刁难，肆无忌惮

入监队安排了邪恶的包夹犯：却央卓玛、仲平、李敏洁到入监队，专门看管有信仰的人，却央卓玛是组长。包夹我的是李敏洁。因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无罪，让背监规，我不背；让填写表格，我不填写；队长叫谈话，让蹲下，我不蹲。上厕所要给包夹犯打报告，问可不可以上厕所，允许后还得回答“是”才可去，回答“是”的声音小了都不行，就接着说，直到包夹犯满意。到了厕所坑子，还得打报告问包夹犯可不可以上厕所，允许后才可上。我因不愿回答“是”，被却央卓玛刁难，不让上厕所。开饭时饭打到碗里，必须给包夹人打报告，问可不可以吃饭，允许后才可吃。一次我准备端碗吃饭没打招呼就不让吃饭；一次洗漱刷牙，因没打招呼，洗漱用品全被拿走，好几天没有洗漱；一次我取卫生纸，因没打招呼，卫生纸就被整卷拿走。

#### 2、野蛮灌食，生命出现危险征兆

被逼无奈，我开始绝食，不吃不喝。绝食期间，每天被强行灌食两次，我极力抵制。好几个人把我强行按住，使劲捏鼻子、捏腮帮

子、压头、压腿、压胳膊，用勺子或勺把子强行撬开嘴，然后使劲使嘴张开，灌面糊。强制灌食时间不长，腮帮子里面就破了，口腔也破了、鼻子外面的一块皮也被捏没了，口腔溃烂越来越严重。每次野蛮灌食口腔的疼痛使我不由的喊出声来，眼泪也不由自主从两侧眼角流下来，每次的野蛮灌食都是一次巨大的身心摧残。我绝食期间还被多次罚站。

因我极力抵制野蛮灌食，每天灌进去的很少，我每天该干啥干啥，晚上和所有人在地上打被子到11点多，早上早早起床又在地上打被子。她们看到了大法的神奇。

### (二) 在七监区的非人遭遇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我到了七监区。

#### 1、拒绝配合，拒绝转化

因为每天强迫做操时我不做，被包夹犯轮换拉着走了几个月，孙立伟因此几次狠劲踢我，有个叫牛爱玲的几次偷偷狠劲掐我的胳膊，我疼的眼泪都出来了，胳膊被掐成了紫色。有一次，要求排成方队训练，我不参加，孙立伟两次用脚朝我小腿外侧使劲踢，边踢边骂，小腿外侧被踢成青紫色。

到七监区时间不长，还要做心理测试问卷，法轮功学员真实想法选择的答案会被认为不合标准，会被要求重做。我拒绝参与。我拒绝参加奴工生产，队长多次找我谈话，包夹犯蔡丽为此不让我上厕所、不让洗漱，甚至对我多次打骂，用尽心计。

#### 2、强迫蹲了八个月

到七监区一个多月后，我被孙立伟体罚让蹲。我不蹲，就坐在地上。孙立伟让包夹犯高娟娟把我拖到号室，强行脱掉了保暖裤，只让穿着单裤子坐在冰冷的地面上，那

时已是十月份了。第二天早晨洗漱完就让蹲着，吃饭也不让坐凳子，把饭放地上蹲着吃。

有一段时间，孙立伟让我蹲在大厅前面的桌子旁边，电视机前，下巴搁到桌面上，想近距离强行灌输碟片中洗脑的内容。我照样抵着头不听不看。

再后来就让我蹲在大厅后面，监控拍不到，上厕所也被限制次数，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直到晚上上床休息，大部份时间都蹲着。一段时间还不让洗漱。后来我发现两小腿有一些硬疙瘩，压着很疼。可能是长期蹲着血液循环不畅引起的。

3、拒绝转化，被压伤了腰椎、拧伤胳膊

5、下流手段，不让上厕所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早晨，号室门刚打开，一夜没上厕所就让我到大厅。我多次说要上厕所，孙立伟让拿个盆子上，我以为让上到盆子里再端到厕所倒了。后来才明白，孙立伟是让座在盆里往裤子里上，还找来了两根绳让扎裤腿。孙立伟说必须她在时上，她还要录像让别人看有多难看。

孙立伟问监督岗贺艳玲，库房里旧裤子有多少，贺艳玲说还有十几条，孙立伟说够用了。意思就是上厕所就往裤子里面上，隔些天换一条。当时听到孙立伟给主管我的队长张梅打电话说，以后就这个状态，厕所不让进去。法轮功学员刘晚秋曾被用此下流的办法折磨，还被强行铐在床上，强行灌食、灌很多水，不让去厕所，裤子一天洗几次，湿着就穿，持续了好几个月，身体都出现溃烂。

晚上（十五号）九点多收号室了，还不让我上厕所。我被迫跑过去一头撞向墙壁。孙立伟冲过去朝我头上用力一巴掌。随后我被迅速拖回号室。我腿被踢破。全号室人与我共同被罚蹲。头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上的厕所，憋了一天一夜，超过二十四小时了，才让上厕所。

6、换包夹人，又使阴招

二零二一年八月一号，我被换

到3号室，包夹人是蔡丽和李昊熙。李昊熙对我处处刁难，几次晚上关灯后，不让上床休息，睡觉不让平躺，不让枕头，如果平躺就让夜班捣醒。李昊熙曾在我不注意时，一掌打在我的后背脊椎部位，我头晕恶心的好几天。

我左胳膊被焦丽娟拧伤，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有时胳膊一动就特别疼，白天还好点。持续了好些天。有一段时间，我被夜班每晚捣醒好多次，目的是折磨人不好好休息。我在3号室时，体重急速下降。

蔡丽动不动对我辱骂，用拳头朝我身上捣。有一次，我额头被蔡丽用拳头捣了不下二十次，额头上一个大包，在场的其他人都看不下去，有的都流泪了。蔡丽几次朝我脸上用力扇巴掌，同时骂着脏话。我小腿外侧一块被蔡丽踢成青紫色。李昊熙和蔡丽动不动让我长时间站着，或不让洗漱、不让上厕所。有一次，一天一夜只让我上两次厕所，持续了三天；接着一天一夜只让上一次厕所，持续了两天；接下来一天超过三十个小时才上了一次厕所。

7、犯人自杀未遂，孙立伟一落千丈

在孙立伟当班时，一个犯人自杀未遂。为此孙立伟被撤销监区长职位，一落千丈，朱研的主管队长张梅也给了处分。

8、再换包夹人，软硬兼施

后来我被换到了6号室，包夹犯是号室长牛爱玲。她曾在号室的角落，监控照不到的地方，几次对我下狠手。一脚踢到我身上，就是一块青紫色的疤；恶狠狠的用手指朝我脸上戳，脸上就划了一道伤痕；朝我额头上一拳就是一个青疤；使劲拧我的耳朵，使劲朝我脸上扇巴掌。一次，牛爱玲让我陪着去厕所，把我拉到楼道后门，朝我胸部用拳头猛打十几拳，一边打一遍说，她的拳头有五十斤的力。我胸部被打青了，过了几天全身疼痛，胸内部呼吸道发痒咳嗽。

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一年十一

个月，二零二二年七月四日堂堂正正走出监狱。当地司法所负责去监狱接，不让家属接。

以上所说只是我所遭受迫害的一部份，其实文字所能表达的仅仅是表面，我本人身心承受的巨大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这些年我只因坚持按“真善忍”原则做一个更好的人，如今却被迫害的一无所有。一个弱女子，面对中共二十几年的残酷迫害，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难道不值得尊敬吗？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人，难道不该深思吗？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无条件给人祛病健身，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把“真善忍”当成对立面来打压，大家想想这是什么行为？两千年前，耶稣下世传道教化世人，众多信徒被迫害的那一幕，今天不是又出现了吗？当时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不都遭了恶报吗？而那些同情耶稣及信徒的善良人不都留下来了吗？

在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是受害者。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现今的天灾人祸不就是对中共失道行为的警示吗？古人说的好：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愿法轮功学员二十几年的巨大承受与和平反迫害能唤醒您沉睡的良知，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是积德行善的义举，相信您一定会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远离邪恶！

自九九年以来，虽然我历经磨难，承受了太多，失去了太多，面对所有曾参与迫害过我的人我没有怨恨，我只为所有这些有缘人未能明白真相得救度而深感遗憾。历史的巨变已经到来，对参与迫害着的清算已经开始，眼下的大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与其走在一起的人的。希望所有被谎言蒙蔽善念尚存的人们，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早日明白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真诚祝愿大家都能走出这场人类大劫难！真诚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